

一名世界冠军的两次自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31岁的董顺江经历过两次自救,第一次,他抓住漏进砖缝间的光,从地震的废墟中觅得生机;另一次,在失去右腿的至暗时刻,他迫使自己坐上轮椅,用一把网球拍时刻准备向命运刁钻的发球进行反击。

每个月末,四川省残疾人网球队都会进行队内比赛。作为轮椅网球选手,董顺江的对手却经常是四肢健全的听障网球运动员。听障选手的球速快,技术好,“相当于健全人的水平。”这是教练朱琳的要求,在她看来,这种快节奏的球,会驱使董顺江更快地发动轮椅去应对不同落点的球,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技术能力。在轮椅网球规则中,允许球弹地两次,但面对一颗时速达150公里/小时的球,董顺江得先用轮椅和球“赛跑”,还要准确地击球。除了考验快速反应外,还有娴熟的轮椅操控技巧,“得让轮椅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把人和轮椅和拍子的配合形成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击球的力量以及精准度。

可刚接触轮椅时,董顺江十分抗拒,因为在他眼中,接受轮椅就代表要接受自己从健全人变成残疾人的现实,那年他16岁。

2008年5月12日,像一个被人用力晃动的火柴盒,四川省青川县木鱼初级中学的宿舍楼遭遇了一阵猛烈的地动山摇。初二学生董顺江从午休中惊醒,他踩了鞋从二楼跑到大厅,尽管同学们都涌到一起,但记忆中,走廊很宽,“找不到可以扶的墙”,在即将跑出学校时,两个低年级同学栽倒在他的面前,董顺江顺势把他们拉起来,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算不上救,就是本能地扶了一把”。

砖头落下,楼塌了。随着哭声、呼救声从窗窻变得清晰,董顺江从昏迷中逐渐清醒,能听清有同学在相互鼓励后,他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右腿被压断了”,顾不上疼,“全部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爬出去。”被埋在浅层的



董顺江在比赛训练中。

董顺江供图

董顺江能透过砖缝看见地面,他用尽全力移开面前的残砖,挣扎了10多分钟后,他带着被砸断的右腿挪到地面,他重新看见了天,刚才废墟里的声音消失了。

“村里的老话管残疾喊‘残废’,像是提醒我,也许以后就是‘废人’了,啥都干不了。”董顺江家里是贫困户,作为被家里指望的男孩,他努力装出坚强。再热的天,他也穿着长裤,藏起右腿的义肢,即便和义肢磨合过程中不免蹒跚,他也不想扭扭,更别提使用轮椅,“当时觉得,坐轮椅就是承认自己残疾的标志,心理上不接受。”

学校将在原址重建,新的课堂设在附近的板房内,“天天都能看见以前的学校”。董顺江每天都被各种记忆和情绪包围,老师和同学对他照顾有加,让他“感激但很有负担”,他一度觉得自己无处可逃。2009年

年初,四川省残联在青川灾区招募残疾人运动员,“我从小就爱好,喜欢爬树,羽毛球、乒乓球都能打,还梦想过当篮球运动员”。对董顺江来说,这是一条必然的出路。

可在乒乓球、羽毛球等几个优势项目中,董顺江落选了,他得到的最后机会来自刚成立的四川轮椅网球队。尽管,李娜刚在北京奥运会上闯入女子单打四强,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在1600公里外的青川,网球仍是董顺江“从来没听过的运动”。

教练演示了一个网球的基础动作,董顺江模仿着打了两个球,“网球的杀球和羽毛球相似,抽球跟乒乓球差不多。”他立刻被吸引了,主动向教练:“我能不能不坐轮椅,站着打?”可教练反问:“没有轮椅,哪儿来轮椅网球?”

要重启一个自己想要的人生,董顺江

不得不直面自己一直以来回避的现实,“为了好好打球,我可以坐轮椅。”在爱心人士的捐赠下,他得到了一台生活轮椅,那时的他特别瘦小,“那台轮椅宽大到可以坐下3个我”,他的手臂得像张开翅膀一样才能滑动轮椅,可每天在村里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人们总能看到董顺江坐在轮椅上用“要起飞”的架势不断往返。

2009年4月,董顺江成为四川轮椅网球队的第一批运动员,这支起步较晚的队伍托起了一批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人。董顺江触动的是,教练朱琳此前熟悉的是健全人网球,对轮椅技术并不了解,为了让队员更快掌握技能,她四处“化缘”,请其他队伍的教练来授课,“所以我们出去打比赛,也会专门向别的队员请教轮椅技术。”

和生活轮椅完全不同,竞技轮椅转弯

速度特别快,如果身体和轮椅没有完全配合,摔跤就是常态,“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董顺江在一次发球训练时身体往后仰,一用力,连人带椅向后翻倒,他撞到颈椎,休息了一个多月。伤愈后,他又开始研究轮椅训练的耐力和爆发力,他一次次用掌心生命线的位置擦过手轮圈,慢慢开始享受起速度带来的快感,“会想起受伤以前奔跑的感觉”。

董顺江曾对媒体透露,少时曾有“以后当货车司机”的想法,当年村里路不好,山里的人和作物都很难抵达更远的地方,货车司机就成了少年眼中“走得远、挣得多”的职业。未曾想,最后帮他真正抵达远方的是网球:2011年,董顺江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就拿到了日本大阪公开赛男双冠军;201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轮椅网球世界杯团体赛上,董顺江和队友成功问鼎男子团体赛冠军,夺得了中国男子轮椅网球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对董顺江而言,冠军不仅是荣誉,还是追求更大梦想的勇气。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董顺江一边出国打球挣积分一边读书,几年前,他从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毕业,也在众多参赛经历中重新回望了自己的过往。

一位伤残程度很高的南非轮椅网球运动员让他印象深刻,“职业网球手很多事情都靠自己,但令人震撼的是,一台比赛轮椅、一台生活轮椅、一个网球包,那么多东西,就他一个人靠一只手臂,满世界跑。”董顺江坦言,“我四肢里三肢都是好的,作为一个身体条件这么好的人,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此前,由于疫情原因,董顺江因积分不足错过了东京残奥会。最近,他正在土耳其参加积分赛,为了在明年重返巴黎残奥赛场,他至今记得2016年里约残奥会参加男子双打的一场比赛,“感觉全场就我、搭档、教练、领队4个中国人,我们一失误,对方就喝倒彩,很多选手遇到这种情况就不敢打了,但我不一样,他们声音越大,我越专注和顽强。”比赛最终落败,但董顺江和队友收获了观众的掌声,他喜欢那样的自己,“不胆怯,敢拼,敢上场”。

中国冰雪军团期待米兰再续辉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鑫

5月13日,2026米兰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北京举行“米兰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工作部署动员大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冰雪军团要在米兰取得境外参赛最好成绩的目标。但从刚刚结束的2022至2023赛季中国冰雪各队伍的表现看,中国冰雪军团要想完成这一目标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取得了9金4银2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三位,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中国冰雪健儿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是北京冬奥会开创了我国冰雪运动新局面的重要体现之一,也被视为是中国冰雪运动继续发展的新起点。这些都给中国冰雪健儿提出了要求,3年后的米兰冬奥会上中国队的整体表现应当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中国队的目标是在米兰取得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意味着至少要取得5枚金牌(中国队截至目前在境外参加冬奥会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获得的5金2银4铜)。从2022至2023赛季,中国冰雪项目各队伍的国际比赛表现看,中国队要想在米兰冬奥会上获得至少5枚金牌的难度不小。

其中,作为中国冰雪军团当仁不让

的排头兵——中国短道队正面临着欧洲劲旅荷兰队在女子项目上的强势崛起以及继续面对老对手韩国的冲击。在今年3月进行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上,荷兰女队包揽了女子项目的全部4枚金牌,另外还拿到混合接力金牌;韩国队则在男子1000米和1500米两个项目上夺金。中国队比较遗憾的是在男子500米比赛上,林孝俊因忘记佩戴计时器错失金牌。国家冬运中心主任倪会忠认为,这暴露出我们在赛前准备不够细致的问题。

几代中国花滑人的努力终于让中国双人滑项目跻身世界一流。2022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也是在双人滑项目上为中国代表团取得了预定的压轴之金。不过,2022至2023赛季,中国花滑在国际比赛的成绩大幅下滑,尤其是在双人滑项目上,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今年3月的花滑世锦赛上,中国年轻的双人滑组合张思阳/杨冰超仅排名第17。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是中国队在雪上项目上的夺金重点,但在2022至2023赛季,以年轻人为主的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各项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成绩也有一定下滑。国家冬运中心主任倪会忠认为,“虽然与北京周期第一个赛季相比,我们在国际大赛获得的金牌总数基本相当,但在花样滑冰、空中技巧等项目上获得的金牌数大幅下降,这其中固然有我国北京冬奥会冠军选手处于赛季调整的客观原因,但更暴露出我们所谓‘优势项目’人



5月13日上午,米兰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工作部署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大会上的冰雪项目2022—2023赛季表彰会“训练标兵”颁奖。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鑫摄

才厚度的短板,特别是花样滑冰项目年轻运动员乏善可陈,米兰冬奥会训练备战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男、女冰球队均依靠东道主身份直接获得冬奥会资格。作为冬奥赛场上唯一的集体球类项目,中国男、女冰球队虽然均未能实现小组出线,但顽强的表现仍赢得了赞誉。从2026米兰冬奥会看,中国女子冰球仍有机会凭借自身实

力赢得奥运入场券,但中国男子冰球队奥运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今年的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B组的比赛上,中国队最终排名第三,这已经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全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队取得的最好成绩。但中国男队要想参加冬奥会,必须连升两级(从甲级B组升级到甲级A组,再升到顶级组),目前看,这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一支中南部校园球队为啥到北方赛区“踢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剑

10天之前,当重庆凤鸣山中学校U17球队出现在第二届中国青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U17年龄组北区香河赛区的赛场时,所有人都感到有些纳闷:一支中南部校园足球队为什么舍近求远,放着身边的中部赛区和南部赛区不去,偏偏长途跋涉1500公里来北区“凑热闹”?更何况U17这个年龄段的比赛,南区预选赛安排在3月底、中区

预选赛也在4月底结束,只有北区开赛最晚,几乎到了临近孩子们课业考试(6月中旬)的备考阶段……

“换成别的教练绝对干不出这事儿来”,大家笑着看向凤中U17队主教练常辉——这位从小离开家乡大连、在职业足坛多队“漂泊”的亚足联A级教练也笑了,“决定来北区打比赛,我就一个想法儿,练练我们南方球队孩子的胆量。”

“我本人是北方人,现在在重庆带队,带的都是南方小球员,从以往的经验看,南

方孩子碰到北方球队,心理上都有些发怵,因为身体素质还是有差距。南方的孩子基本偏瘦,特点都是小快灵,北方孩子壮,高大硬朗,所以我们不习惯或者说不敢跟他们对抗,这个问题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常辉说,“我平时带孩子训练的时候,一直跟他们强调对抗的重要性,不是动作粗鲁,是要有身体对抗的意识,该用身体的时候一定要用,这才不会吃亏。不过我们南方校园的球队很难迈过这个坎儿,一个高球过来都不敢去争顶,有人还下意识捂脑袋,这不行。足球本来就是磨炼孩子们意志的运动,所以我这次决定带他们来打北方赛区的比赛,练练他们的胆量,也很感谢学校和家长们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

由于U17年龄段分组可以自主挑选赛区,常辉带着孩子们到了香河,他跟孩子们聊天,让大家不要辜负这趟难得的长途旅行的意义,“我跟他们半开玩笑说,香河这里是国家队训练的地方,这些草场踢一场的场租至少要三五千元钱,咱们可太值了。”足球世界里的快乐和失望总是相伴而行的,凤中第一场小组赛6:0大胜北京一支业余俱乐部青训球队,但随后两个0:1先后惜败给廊坊一中和河北U17队无缘

晋级下一阶段,和去年带U15队闯进全国前8名的高光时刻相比,这样的结局显然让大家感到郁闷。

“我们是小打大,去年打的U15,今年应该打U16但我们过来打了U17,这年龄差1岁但挺明显的。不过我们在场面上没吃亏,丢的两个球一个是点球一个是任意球,运气也实在是差,尤其跟廊坊一中那场,我们有好几个进球机会没把握住,他们全场就那1个点球的机会,最后决定胜负了。”常辉说,“这次没出线确实遗憾,但这也很正常,而且绝大多数球员让我看到了那股劲儿,就是看见足球就嗷嗷叫那股劲儿,这种竞争意识非常好。要说失望的事儿也免不了,有那么两三个主力球员,平时训练挺好,但是这次比赛这种战斗的欲望不强,可以说血性不够,有点儿躲着踢,这也是我们校园足球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只能慢慢来。”

中国青年足球联赛去年起步,尽管“仓促上马”的第一届赛事不乏“槽点”,但“终于搭建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竞赛平台”善莫大焉,校园足球球队、社会青训机构球队和职业俱乐部梯队同场竞技,相互之间越来越多的交流,让用心踢球的孩子每打一次比赛,就有一次收获。



主教练常辉(右)给重庆凤鸣山中学校U17队布置战术。中国足协供图



回浦中学球员在比赛中进攻。主办方供图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上演“回归”戏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虬

在同一天同时无缘男、女篮的全国冠军,对于了解校园篮球、了解清华附中的人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在5月14日晚的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总决赛上,却又真实地发生了。回浦中学、雅礼中学完美演绎了中国版灌篮高手,不仅战胜了名校,拿到了冠军,更将校园篮球的青春、热血、温情和传承展现得淋漓尽致,上演了回归校园篮球初心的戏码。

“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回浦中学主教练罗伦在赛后激动地说,“2016年夺冠后,我们连续拿了几届亚军,在我们学校,我是不挂大区赛冠军旗的,我们只挂全国冠军的冠军旗。这帮孩子也很努力,配合教练去训练,他们条件不是最好的,所以要付出得更多,今天我们用意志品质、团队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男子决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清华附中和回浦中学联手奉献了一场充满悬念的高中篮球顶级比赛。最终,回浦中学通过在加时赛一波不可思议的7:0,实现绝境翻盘,拿下了队史第二个全国冠军。比赛中,他们的后卫张博博扭伤了脚踝,但被抬下场不久就重新回到比赛。淡厚然是回浦中学的内线支柱,也是球队唯一身高在2米以上的球员,他一人力敌身体条件更好、人员储备更厚的清华附中内线群,最终拿下了总决赛MVP。

“本赛季自己在防守端的表现比较出色,但进攻端没有发挥出汗能力,主要靠队友帮助,希望今后可以提高自己的自主进攻能力,还有中距离投射。”淡厚然的强硬,对篮板的执着,以及给自己勾画出的成长轨迹,都有着榜样的力量。

1年前的半决赛,淡厚然在输给石家庄二中后伤心痛哭,如今,身高2米08,臂展达到了2米21的他,作为校园篮球的佼佼者,已经入选了U19中国男篮。在结束此次高中联赛决赛之后,他将前往塞尔维亚和球队汇合,备战U19男篮世界杯。

在女篮决赛中清华附中掀翻的是长沙雅礼中学,她们以81:62大胜对手。已经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的张博雅,以16分8个篮板11次助攻别人的三双表现当选MVP。

和中国各级男子国家队不同,中国女篮各个梯队中,已经出现了更多学生运动员的身影,像中国女篮前队长邵婷、现役的主力中锋韩旭,都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在世界大赛和WNBA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像博雅这样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能打世界级比赛的。”雅礼中学主教练彭丽君说,“前提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做好自己。之前在U系列比赛时,很多专家也评价她的身体素质不错,而我从小就鼓励她,现在她已经成长起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只要一启动,她就可以甩掉别人1米。”

张博雅也很感谢彭丽君的鼓励和培养,而浓浓的师生情,也是校园篮球特有的传承。赛后她动情地说:“我们都很敬佩您,有时候我们在训练中很累想要放弃,但想到您三四十年来都坚持下来了,我们这算什么呢?您是我们的原动力,一直在鼓励我们向前走。今年我们将面临毕业,我希望高一高二学妹们,可以努力训练继续加油,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更高的平台发起冲击。”

终场哨吹响,有的选手进入心仪的大学,有的选手则入选了国字号球队,而像罗伦、彭丽君这样的教练,将继续留守校园,为中国篮球厚植沃土。而这不正是校园篮球该有的模样?

们感受足球乐趣的基层教练,愿意支持孩子爱好的学校和家长,才会真正影响到中国足球的未来——常辉说自己的性格有些“轴”,除了足球能让他找到快乐,“别的事儿不太能提起精神来”。他的儿子今年小学6年级,从小跟着他训练,水平在同龄人里面算是突出的,也不抵触“以后踢职业队”的设计,但常辉却不愿意让孩子在当前这个阶段“重蹈自己的覆辙”,“从小离开家踢球,有段时间看问题就是有些偏激,所以,我一定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我没进过国家队,也没上过大学,这是我自己的遗憾,如果他具备一个相对成熟的心智,不管选择继续上学还是踢球,我都支持。”

“我以前是职业球员,现在是孩子家长和青训教练双重身份,我其实也困惑了很长时间,一棵树先看树干再看果实的道理大家都懂,但看着中国足球这些年没搞出什么名堂也真的着急,这么多孩子喜欢的,这么锻炼孩子的运动,怎么走着就卡住了,不就是给孩子创造条件让他们踢球么。”常辉说,“所以如果问我对青少年联赛还有什么期待的话,我需要这个平台能够再开放一些,管理运营工作再细一些,比如更精细的分级制度,更宽松的竞赛制度,能吸纳更多爱踢球的孩子进来,有的孩子想好踢球,也有的孩子就是想锻炼身体,还有的孩子单纯想凑凑热闹,我们要给他们相应的平台,让他们把足球当成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比比输赢更有用。”